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血

与

火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河南人民出版社

血 与 火 （家史）
（修 订 本）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郑川晚报印刷厂印刷

1965年7月第1版

1973年5月第2版 1973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181,001——250,000册

统一书号3105·334 每册0.12元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

前 言

为了适应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需要，我们决定把过去配合我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编辑出版的几本工人、贫下中农家史和地主恶霸罪行录修改再版。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血与火》这本贫下中农家史，生动地证明了这条真理。

在旧社会，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不得起来进行英勇的反抗斗争。广大贫农、下中农在反抗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机智、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总是要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革命斗争精神，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英勇奋斗。

目 录

英勇不屈.....	(1)
血与火.....	(18)
以牙还牙.....	(33)

英 勇 不 屈

睢 政 理

仇 恨 的 种 子

远在童年时代，在崔登焕小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那时，人老几辈的悲惨遭遇，经常在他脑子里翻腾，使他从小就恨透了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地主老财。

崔登焕的祖上，原先住在河南省长垣县兰同集的黄河滩上。有一年秋天，滚滚的黄水漫过了兰同集，吞没了许多农民的生命财产。崔登焕的曾祖父好不容易在惊涛骇浪中抢捞出了妻儿老小以后，就领着一家人，沿着残堤，踩着稀泥，一步一陷地逃往他乡去了。

不知走了多少天，一家人来到了睢县郭八村。为了糊口，崔登焕的曾祖父想租几亩地种，可是地主们一看他穷得一无所有，一家人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难得榨出什么油水来，谁也不愿叫他种地。有一家地主把嘴一撇，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的地是打粮食

的，不是埋人的。穷得路都走不动，还想种地！……”一家人租不到地种，只好到处流浪，要饭渡日。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种地的农民还不能保命，靠要饭怎么能活下去！不几天，崔登焕的曾祖父和曾祖母便先后饿死在破庙里。

又过了几年，到了一九二三年，崔登焕的祖父不知踩了多少门槛，说了多少好话，总算租种到了蒋辛庄大地主蒋亮西的几亩地。从此，一家人终日在风里雨里滚来滚去，盼望着能有一碗安生的稀汤喝。

说起蒋家大地主，真是恶贯满盈，人人痛恨。蒋亮西的上一辈在清朝末年和军阀混战时期就曾当过大官，仗着权势，作恶多端，霸占了二三十顷好地。蒋亮西的大儿子蒋道生，娶了五房姨太太，终日吃喝玩乐，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仅他家喂养的鹌鹑、狗、猫就有三百多只；每天喂养狗、猫的肉，就得一百多斤。蒋家门前，恶狗成群，见人就咬，阴气森森。

蒋家地主剥削佃户的花样很多。每年粮食打下来，地主先抽百分之六，叫做“数子粮”，然后再收地租，还要扣除这样那样的“欠债”，最后落到佃户手里的就很少很少的了。此外，蒋家地主还规定：每逢八月十五、正月初一两个节日，佃户家每一口人都得给送一只母鸡，叫做送“地鸡”。崔登焕家人口多，一次就得送一二十只。有一年，因为“地鸡”缴不上，崔登焕的祖父被毒打一顿，关了起来。后来，

求亲托友，东借西凑，在穷苦乡邻的帮助下，把鸡缴上，才把祖父赎了回来。

就这样，崔登焕家一年到头，披星戴月，风里来雨里去，死干活干，到场光地净时还得掂棍去要饭。在这样的艰苦日子里，有一年，崔登焕的祖父和祖母由于劳累和饥饿接连死去。祖父是个硬性子不服欺压的人，他活着时常对儿孙们说：“人穷要有骨气。咱这一家，是在血泪中熬过来的，不容易呀，以后要争气！”

祖父母死后，崔登焕的父亲崔荣信兄弟四人为生活所迫，还只得强忍着愤恨和劳累，继续给蒋家地主当长工。

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地冻三尺，崔家一家人已经几天没有掀锅盖了。可是蒋家地主哪管穷人死活，就在这滴水成冰的天气里，还硬逼着崔登焕的父亲和四叔，赶大车往杞县给蒋亮西的姨太太送劈柴（蒋家在杞县也有房宅）。在转回的途中，崔登焕的四叔冻僵在车上。虽然当时在穷人家寻了一碗热汤把他灌醒了，但到家后三天便死去了。

崔荣信忍着悲痛埋葬了弟弟，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压下了仇恨，仍然干了下去。他年复一年的干活，日复一日的劳动，脊骨累弯了，还是三天两头掀不开锅。有一年麦罢，地主的鬼算盘一拨弄，将崔荣信的工钱扣得一干二净。崔荣信性子刚强，当时气得

头晕脑胀，回家就得了重病。一家人饭还吃不上，哪里有钱治病呢！没停多久，连气带病又加上饥饿，就去世了。临绝气前，他把崔登焕叫到跟前，用尽气力，把家里人老几辈受地主的欺压叙说了一遍，最后他含着悲愤的眼泪嘱咐说：“登焕，你也长大啦，往后你可……别忘了你老爷、你爷、你爹和你叔是咋死的呀！……要争口气报仇啊！……”

崔登焕的眼泪象泉水似的涌了出来，他握紧了有力的小拳头，发誓似地对父亲说：“爹你放心吧！你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倔强的反抗

为了生活，崔登焕很小就跟着爹爹在蒋家干活。自从爹爹临死时向他说了那些话以后，他再也干不下去了，就想马上迈出蒋家大门。可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能到哪里去安身呢？万般无奈，只得还呆在这里。他从老爷、爷爷、父亲、叔父的血泪生涯中，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俺家人老几辈都是给地主老财干活，不是饿死就是累死，狗地主一点可怜也没有，看你人老无用了，还得逼出门去；财主富人都狠心，跟俺穷人不是一样的人。从此，他看见蒋家地主，就象见到吃人的野兽一样，恨不得一口咬死他们，而见到要饭的穷人，总觉得亲近。

一个炎热的上午，有个要饭的妇女被地主的黄狗咬得顺腿流血。这时，站在一旁的蒋家地主不但不把黄狗撵开，还张着大嘴狞笑。崔登焕正在灶前烧火，出来一看，怒火难遏，掂起大棍把黄狗打得夹着尾巴叫着跑开了。蒋道生一见崔登焕打了他心爱的黄狗，气得吹胡子瞪眼，破口大骂：“咬死要饭的不要紧，你要是打死了我的黄狗，非要你抵命不可！”崔登焕横眉冷对狗地主，吐了一口唾沫，嘴里喃喃地骂道：

“鳖孙！你的心就不是肉长的！”第二天上午，蒋道生正在大门底下逗黄狗取乐，见崔登焕从外面走来，黑心一动，想着报复。“啊出”一声，随手向崔登焕一指，黄狗立时怪叫着扑到崔登焕身上，把他的左胳膊咬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崔登焕立时痛得晕了过去。蒋道生在一旁嘎嘎大笑着说：“你看，我的狗也不是好惹的！昨天你打它一棍，今天，它可找你报仇哩！”崔登焕醒来后，捂着血口回到家里。他发狠说：

“狗地主，真狠心，破上不干，这口气我非出不可！”

为了出这口冤气，崔登焕脑子里时常想着这件事。一天晚上，蒋道生心爱的大黄狗正在窝里卧着，崔登焕端起一大盆滚水，照着黄狗浇去，立时，狗身上起了一身燎泡，接着浑身化脓，不几天就死了。黄狗死后，蒋道生又心疼又恼恨。他虽然怀疑是崔登焕干的，但却又抓不住把柄，只得胡乱找个错，将崔登焕赶出了蒋辛庄。

崔登焕离开了蒋辛庄，来到李小楼村地主袁兰庭家当长工。袁兰庭是个“兽医”，这家伙看人，黑眼珠朝上，白眼珠朝下，见了有钱有势的就巴结奉承，对待穷人则刻薄奸诈。他给牲口看病有两不看：拿礼少了不看；穷人的牲口不看。他光看地主官僚的大骡子大马。每逢农民牵着牲口来看病，他便躲在屋里不出来，硬说不在家。崔登焕来到他家后，他就嘱咐崔登焕：有人来给牲口看病，要给他打个响声。崔登焕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气愤，认定他跟蒋道生一样，是个狼心狗肺的家伙。

有一次，崔登焕正在门前站着，一个农民牵着一头毛驴来给牲口看病。他灵机一动，便走上前去低声说：“袁兰庭不给咱穷人看牲口，狗日的真气死人！我给你想了个办法，非叫他看不可！你跟我来！”说着，他就把这个农民一直领到堂屋里。袁兰庭躲闪不过，只得看了。事后，他憋着闷气，把崔登焕叫到跟前，就要发作，刚骂一声“没眼色！”崔登焕立即顶撞说：“咋没眼色？你叫打个响声，这不，把看病的给你领到跟前还不行？”经这一顶，袁兰庭虽然生气，也拿不住崔登焕啥错，就哼着鼻子，喘着粗气回屋啦。崔登焕虽然顶了他，还不解恨，心里说：狗地主，这样刻薄，今天非得惩治惩治你不可！晚上，他就约几个穷哥们，爬到袁兰庭后院梨树上吃梨，故意用力摇晃树枝，发出一阵哗哗啦啦的响声。袁兰庭一

听，以为有人偷梨，掂起大棍，高声骂着跑来。等袁兰庭走到树下，崔登焕和几个穷哥们抓住树枝一阵猛摇，青梨如同铁蛋一般，扑扑嗒嗒砸在老家伙的头上、身上。崔登焕趁势又摘几个大梨照老家伙砸去，砸得他嗷嗷叫着抱头窜圈了。

崔登焕在惩罚了袁兰庭以后，就离开了李小楼，到田畔村给地主杨景文家当长工。那年杨景文的老婆去刘关庙走亲戚，叫崔登焕推着。说起这个地主婆，胖得出奇，少说也有一百五十斤，活象一口老母猪。一辆小小的手推车，坐上这个“老母猪”，又坐上她的外甥和外甥女，车后还横三捆甘蔗、半布袋萝卜，外加三棵大白菜和一篮子东西，总共不下三百斤。崔登焕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能有多大力气！他搭起襁，一驾车把，就象一座小山压在身上，压得他两腿发软。途中，累得崔登焕满脸通红，汗如雨下。但那地主婆还破口大骂，一个劲地说走得慢。崔登焕又累又气，听她一骂，更加恼火，心里说：“我非治治你不行！”

天刚过午，当他推着小车走到一个坑边的时候，车轮在高低不平的小道上颠簸起来。地主婆正在车上前倾后仰，崔登焕一个念头掠过，就说：“坐稳呀！路不好走！”话刚落音，便故意把脚一蹠，滑下坑坡，顺势将车子一歪，连人带东西翻到坑里。地主婆一头扎到泥窝里，嚎叫着、挣扎着，两个地主崽子也弄得满身污泥。

回来以后，地主婆又恼又气，就和她侄子、伪保长杨立田勾结起来，故意罚崔登焕劳役，叫他出差淘“官井”，想借机整他一顿。一天，崔登焕刚从井里上来，还没歇一下，杨立田走过来，非叫他再下去不可。崔登焕心想：这家伙心真狠，我刚上来就又叫下去，连歇一下都不叫！民工们都同情崔登焕，齐声说：“他才上来，该叫歇歇！”

“歇歇？他只要不吃饭，情歇啦！”

崔登焕气愤地说：“我就不下！”

“好！你敢跟我顶嘴！”说着，杨立田抓起一个粪叉把就打。崔登焕一看这小子动手了，再也忍不住心中怒火。他一个箭步上去，夺过粪叉，照着杨立田一拳打去，打得他满嘴流血。杨立田仗着自己是保长，就喊叫民工把崔登焕绑起来打，可是民工们谁也不动。杨立田一看势头不对，自己又打不过崔登焕，只得捂着脸喊叫着“以后算帐”，灰溜溜地窜了。

杨立田挨了打，就勾结伪区队队长郇大头，把崔登焕绑到了伪区部。

崔登焕责问郇大头说：“我犯了啥法，你们把我绑来？”

“你打伤了人，还装什么迷！”

“我打伤谁了？叫他站出来让看看。”崔登焕轻蔑地反问了一句。

“这……”郇大头不知该怎么回答了。

“杨立田打了我，民工们可以作证，你们为什么不去绑他？”

邹大头被崔登焕问的张口结舌，只是吼叫道：“给我把他押到牢房里去！”

反动派都是唯利是图的。第二天，邹大头心想：杨立田这家伙光叫绑人，连个铜板都没有给我送；再说从这个小长工身上也榨不出啥油水来。于是，邹大头就将崔登焕放了。

一九三七年，崔登焕又到商丘县张楼村给地主张前诗当长工。

这时候，正是国难深重的年月，日本鬼子已经侵占了商丘县城。国民党反动派早已逃得无影无踪。鬼子在这里奸淫烧杀，无恶不作。那些无耻卖国，投降了日本鬼子的国民党大小官僚，与鬼子狼狈为奸，作尽了种种坏事。崔登焕每逢见到这种情形，就气得咬牙切齿，头上直冒火星，恨不得掂起刀杀尽这些豺狼。他也和穷哥们不断暗暗地谈论这种心事。

一九三八年夏季有一天，崔登焕给地主推麦，走到村头一棵树底下歇着，忽然看见离自己不远的井边，有一个脱得净光的日本鬼子，正在那里抹澡。崔登焕顿时怒火上升，两眼瞪得溜溜圆。他见四处无人，是个报仇的机会。他正在想，偏巧，那个鬼子又招手叫他。他就趁势走到跟前。只见鬼子比划着两手，似乎想要什么东西。崔登焕摇头摆手，表示不

懂。那鬼子以为崔登焕不肯给他办事，凶相毕露，抓起大刀就要劈。这时，鬼子杀人放火造成的惨景，立刻浮现在崔登焕的眼前。他仇上心来，再也忍不住了，猛地向前一扑，一把抓住鬼子的刀柄，照着鬼子眼上猛击一拳，打得鬼子捂着眼嚎叫。随即又照鬼子肚上猛踢一脚，把鬼子打翻在地。他正要抡大刀向鬼子砍去，猛然想到：杀死一个鬼子倒可出出气，可村上的群众就要遭殃。这时，背后传来喊声：“还不快走，鬼子来啦！”他便撇开了鬼子，跑回了蒋辛庄。

晚上，崔登焕躺在床上，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数年来他向地主反抗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映现在脑际。他想：自己虽然向地主作了些反抗，可是如今还是日本鬼子和地主老财的天下。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穷人受苦受气的世道呢？怎样才能给祖辈几代报仇雪恨呢？崔登焕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好办法。

胜 利 的 道 路

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开始在这一带活动，地方上也陆续地建立起抗联组织。

“共产党的游击队来了！”崔登焕听到这个消息，常常兴奋得睡不着觉。他到处寻找这支队伍。可是，他一连找了几个夜晚，跑遍了附近的几个村庄，还是不见影儿。

一天傍晚，几个农民打扮的抗联干部来到了蒋辛

座，在访贫问苦中找到了崔登焕。崔登焕听说是共产党来了，高兴得一蹦三尺高。他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立即向抗联干部诉说了自己多年的痛苦、悲愤和愿望。

夜晚，在崔登焕的茅屋里，几个抗联领导人，围着一盏油灯和崔登焕亲切地谈着话。

“小崔，你为啥急着找共产党、找抗联呢？”

“嘿！这两天不是对你说了吗，我上几辈都死在地主老财的手里，这仇我得报啊！抗联是给穷人办事的，我找抗联给我报仇啊！”

“你想想，就你一家与地主反动派有仇吗？”

“不，不，天下穷人谁家跟地主没有仇呢？哪家穷人不恨地主呢？”崔登焕想了想，爽直地回答。

“对呀！这是阶级的仇恨。那些地主官僚都是压迫阶级，咱们穷人都是被压迫阶级。咱们不起来革命咋能翻身呢？咱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咱被压迫阶级的队伍，是毛主席领导的。目前打日本，把民族敌人赶走，以后，还要消灭一切压迫阶级，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只有这样，咱们阶级的仇才能报，才能过上好日子。小崔，咱们干革命可不是为报一家的仇啊！”

抗联干部们的这一席话，说得崔登焕心里象点了一盏明灯，豁地亮堂了。从此，他找到了一条争取阶级解放的斗争道路。接着，在党的领导下，村里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崔登焕被穷哥们选为农会会长。